

〔清〕江藩著

中華書局

國朝漢學師承記

附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 國朝宋學淵源記

〔清〕江藩著

國朝漢學師承記

附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

國朝宋學淵源記

中華書局

國朝漢學師承記

附國朝經師經義目錄
國朝宋學淵源記

〔清〕江 藩 著

鍾 哲 整 理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6 1/4 印張·132 千字

1933 年 11 月第 1 版 198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9,000 冊

統一書號：2018·208 定價：0.71 元

目錄

國朝漢學師承記

阮序 一

卷一 三

閻若璩 張弼 吳玉搢 宋鑒 六

胡渭 黃儀 顧祖禹 三

張爾岐 六

馬驢 王爾齊 七

卷二 九

惠周惕 惠士奇 惠松崖 九

沈彤 一〇

余古農先生 三一

江艮庭先生 三三

褚寅亮 三七

卷三 三九

王鳴盛 金日追 三九

錢大昕 錢塘 錢坫 四〇

卷四 五三

王蘭泉先生 袁廷樞 五三

朱笥河先生 六二

武億 六九

洪亮吉 張惠言 臧琳 七一

卷五 七五

江永 七五

金榜 七八

戴震 八五

卷六 九一

盧文弨 九一

紀昀 九二

邵晉涵 九五

任大椿 九六

洪榜 九七

汪元亮 一〇一

孔廣森 李文藻 桂馥 一〇二

卷七 一〇七

陳厚耀 一〇七

程晉芳 一〇九

賈田祖 一一〇

李惇 一二〇

江德量 一二一

汪中 一二二

顧九苞 顧鳳毛 一二六

劉台拱 一二六

鍾襄 一二七

徐復 一二七

汪光燾 一二八

李鍾泗 一二九

凌廷堪 一三〇

卷八 一三三

黃宗羲 一三三

顧炎武 一二九

汪駁 一三四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

國朝宋學淵源記

易		一三六
書		一三七
詩		一四〇
禮		一四一
春秋		一四三

論語		一四四
爾雅		一四五
樂		一四六
伍殿		一四八

遠序		一五〇
----	-------	-----

卷上		一五三
----	-------	-----

孫奇逢		一五四
-----	-------	-----

刁包		一五六
----	-------	-----

李中孚		一五六
-----	-------	-----

李因篤		一五八
-----	-------	-----

孫若羣		一六〇
-----	-------	-----

張沐		一六一
----	-------	-----

竇克勤		一六一
-----	-------	-----

劉原淥		一六二
-----	-------	-----

姜國霖		一六二
-----	-------	-----

孫景烈		一六三
-----	-------	-----

卷下		一六五
----	-------	-----

劉灼		一六五
----	-------	-----

韓孔當		一六六
-----	-------	-----

邵曾可		一六六
-----	-------	-----

張履祥		一六七
-----	-------	-----

朱用純		一六七
-----	-------	-----

沈 昀		一六九
謝文潯		一六九
應揭謙		一七〇
吳 慎		一七一
施 璜		一七一
張 夏		一七二
彭 璫		一七三
高 愈		一七三
顧 培		一七四
錢 民		一七四
勞 史		一七五
朱澤溼		一七六
向 璿		一七七
黃商衡		一七八

任德成		一七八
鄧元昌		一七九
附記		一八一
沈國模		一八一
史孝咸		一八一
王朝式		一八二
薛香聞師		一八三
羅有高		一八三
汪愛廬師		一八六
彭尺木居士		一八七
程在仁		一八九
伍跋		一九一
點校後記		一九三

國朝漢學師承記

阮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尚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經、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己之說傳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迹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有束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者，豈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

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于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元居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元又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爲「橫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即詩「惟

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與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與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

歲戊寅除夕，阮元序於桂林行館。

卷一

先王經國之制，井田與學校相維，里有序，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所以耕夫餘子亦得秉耒橫經，漸詩書之化，被教養之澤。濟濟乎，洋洋乎，三代之隆軌也！秦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聖人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巖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於世。漢興，乃出。言易，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公培，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禮，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自茲以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師賈、服之外，咸推高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晉王肅自謂辨理依經，逞其私說，僞作家語，妄撰聖證，以外戚之尊，盛行晉代。王弼宗老、莊而注周易，杜預廢賈、服而釋春秋，梅賾上僞書，費邨爲義疏，於是宋齊以降，師承淩替，江左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尚知服古，不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青、齊間有講習之者，而王肅易亦間行焉。元凱之左氏但行齊地，僞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爲古文，皆不爲當時所尚。隋書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知言者哉！唐太宗挺

生於干戈之世，創業於戎馬之中，雖左右囊韃，櫛沐風雨，然銳情經術，延攬名流，卽位後讎正五經，頒示天下，命諸儒萃章句，爲義疏。惜乎孔冲遠、朱子奢之徒妄出己見，去取失當，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馬、鄭而信偽孔，穀梁退應氏而進范寧，論語則專主平叔，棄尊彜而實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礫，不亦慎哉！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如歐陽修之詩，孫明復之春秋，王安石之新義是已。至於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視如糟粕，棄等弁髦，蓋率履則有餘，考鏡則不足也。元明之際，以制義取士，古學幾絕，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於帖括，以講章爲經學，以類書爲博聞，長夜悠悠，視天夢夢，可悲也夫！在當時豈無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哉，然皆滯於所習，以求富貴，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也。

我世祖章皇帝握貞符，膺圖籙，撥亂反正，伐罪弔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順治十三年，勅大學士傅以漸撰易經通註，以永樂大全繁冗蕪陋，刊其舛訛，補其闕漏，勒爲是書，頒之學官。聖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遺孽，親征西番，裁定三藩，永清六合，然萬機之暇，棲神墳典，悅志藝文，闡五音六律之微，稽八綫九章之術。天亶睿知，典學宏深，伊古以來所未有也。康熙十九年，勅大學士庫勒納等編日講四書解義、日講書經解義。二十二年，勅大學士牛鈕等編日講易經解義。三十八年，奉勅撰春秋傳說彙纂。五十四年，又勅大學士李光地等撰周易折中。六十年，又勅大學士王頊齡等撰書經傳說彙纂，又勅戶部尚書王鴻緒等撰詩經傳說彙纂。凡御纂羣經，皆兼采漢宋先儒之說，參考異同，務求至當，遠紹千載之薪傳，爲萬世不刊之鉅典焉。世宗憲皇帝際昇平之時，咸寧之世，未明求治，乙夜觀書，

雖夙通三乘，然雅重七經。即位之後，卽刊行聖祖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書經傳說彙纂，皆御製序文，弁於卷首，又編定聖祖日講春秋解義。雍正五年，御纂孝經集註，折衷羣言，勒爲大訓，推武、周達孝之源，究天地明察之理，故能心契孔、曾，權衡醇駁也。至高宗純皇帝御極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則耆定十全，文德則旁敷四海，富既與地平倖資，貴乃與天乎比崇，盛德日新，多文日富。乾隆元年，詔儒臣排纂聖祖日講禮記解義。十三年，欽定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二十年，大學士傅恆等奉勅撰周易述義、詩義折中。三十年，大學士傅恆等奉勅撰春秋直解，於易則不涉虛渺之說與術數之學，觀象則取互體以發明古義。於詩則依據毛、鄭，溯孔門授受之淵源，事必有徵，義必有本，臆說武斷，概不取焉。於禮則以康成爲宗，探孔、賈之精微，綜羣儒之同異，本天殺地，經國坊民，治法備矣。於春秋則採三家之精華，斥安國之迂謬，闡尼山之本意，洵爲百王之大法也。經學之外，考石鼓，辨大昌用修之非，刊石經，湔開成廣政之陋。又刻御製說經文於太學，皆治經之津梁，論古之樞要，所謂懸諸日月，煥若丹青者也。於是鼓篋之士，負笈之徒，皆知崇尚實學，不務空言，游心六藝之囿，馳騁仁義之塗矣。我皇上誕敷文教，敦尚經術，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天下之衆，鄉風隨流，卉然興道而遷義，家懷克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詠。猗歟偉歟，何其盛也！蓋惟列聖相承，文明於變，尊崇漢儒，不廢古訓，所以四海九州，強學待問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義之精微。縉紳碩彥，青紫盈朝，縫掖巨儒，絃歌在野，擔簦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可謂千載一時矣。

藩綰髮讀書，授經於吳郡通儒余古農、同宗良庭二先生，明象數制度之原，聲音訓詁之學，乃知經

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沈霾一朝復旦。暇日詮次本朝諸儒爲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國史之採擇。嗟乎！三代之時，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魏晉以後，左右邦家，咸取才於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偶時來，得策名廊廟，若數乖運舛，縱學窮書圃，思極人文，未有不委棄草澤，終老邱園者也。甚至饑寒切體，毒螫瘡膚，筮仕無門，齋恨入冥，雖千載以下哀其不遇，豈知當時絕無過而問之者哉！是記於軒冕則畧記學行，山林則兼誌高風。非任情軒輊，肆志抑揚，蓋悲其友麋鹿以共處，候草木以同彫也。

閻若璩 張 弼 吳玉搢 宋 鑒

閻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明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世科愛之，常抱置膝上，摩其頂曰：「汝貌文，其爲一代儒者以光吾宗乎！」若璩生而口吃，性鈍，六歲入小學，讀書千遍不能背誦。年十五，冬夜讀書，扞格不通，憤悱不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沈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年，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皆折輩行與交。若璩研究經史，寒暑弗徹，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所居之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卽疑二十五篇之僞，沈潛二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其說之最精者，謂：「漢書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

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訓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諸篇，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宅岵夷，鄭作『宅岵鐵』，『味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剗則剗剗』，鄭作『牘官剗剗頭庶剗』，與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敘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

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氏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後繼以癸亥、甲子，已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皋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耶？其辨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魏明帝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語，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其

論可謂信而有徵矣。

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合肥龔尚書鼎學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故籍，爲康膳生。崑山顧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改訂數則，炎武心折焉。未幾，出游鞏昌，與陳秀才善，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留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琬著五服考異成，若璩糾其繆，琬雖改正，然護前轍，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若璩聞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言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哉？」崑山徐贊善乾學問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沒，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沒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乾學歎服。三十一年，客閩歸，乾學延至京師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閩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所及也。」合肥李公天馥亦云：「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乾學以尚書歸里，奉勅修一統志，開局於洞庭東山，既又移嘉善，後歸崑山，若璩皆從事焉。若璩精於地理之學，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予謂並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方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卽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六卷，釋地餘論一卷。又據孟子七篇，參以

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晚年，名益著，學者稱爲潛邱先生。世宗在潛邱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素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移居城外十五里，如卧牀簀，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年六月八日。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輓詩四章，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後爲文以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若璩以諸生而受聖主特達之知，可謂得稽古之榮矣。

平生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東海公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住，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多否少可，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而已。如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之、黃太沖、顧寧人。然論受之，則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論太沖，則曰：『太沖之徒黨。』待訪錄，指其謬訛不一而足。指摘日知錄一卷，見潛邱割記中。藩聞之，顧君千里云：『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闔若璩名。』則若璩常執贄崑山門下。然若璩所著書中不稱亭林爲師，豈亭林沒後遂背其師耶！所著古文尚書疏證、四書釋地、孟子生卒年月考、潛邱割記，行於世。子詠，